

E F F W H E E L E R



王后的毒药师

THE QUEEN'S POISONER

[美]杰夫·惠勒 著 陈刚 祝科 吴冠宇 译 吴冠宇 审校



王后的毒药师

THE QUEEN'S POISONER

[美] 杰夫·惠勒 著 陈刚 祝科 吴冠宇 译 吴冠宇 审校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后的毒药师/(美) 杰夫·惠勒著;陈刚,祝科,吴冠宇译.

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7.8

(帝泉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6418-9

I. ①王… II. ①杰… ②陈… ③祝… ④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68560号

©This edition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 originating with Amazon Publishing,
www.apub.com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7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6-691

书 名: 王后的毒药师

作 者: (美) 杰夫·惠勒

译 者: 陈 刚 祝 科 吴冠宇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12

插 页: 2

字 数: 210,000

印 次: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418-9/I · 5136

定 价: 4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双方鏖战，最终国王惨胜。尽管国王有多年的战争经验，有忠诚的朋友，还有锡尔迪金的后方支持，但很多人都预测起义军会取胜，国王的胜算只有十之一二。当然，有战争就有背叛。据传，神兆曾显灵于水。而基斯卡登公爵尽管其长子被攥在国王手里当人质，却还是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两不相帮。对公爵来说，这个决定太糟糕了。国王惨胜之后，公爵的儿子就从瀑布顶上给摔了下去。我无法想象，这个背叛国王的公爵还将遭受怎样的报复。我不禁暗觉好笑。我想我还是密切关注“剧情”发展为好，祝驼背国王万寿无疆！

——多米尼克·曼奇尼，驻圣泉圣母殿的“艾思斌”

第一章

基斯卡登公爵

爱莉诺夫人坐在卧室靠窗的椅子上，轻轻地抚摸着儿子枕在她膝上的小脑瓜儿。欧文是她最小的孩子，出生的时候险些难产。孩子虽已8岁，但因体质孱弱，还看不出八龄之貌。他有着一头棕褐色的头发，又浓又密，恣意生长。这使得爱莉诺挺爱用手指滑抚他那浓密的头发。他左耳上方还长着一簇白色的头发。别的兄弟姐妹总是问她，为什么他生来满头深色的头发，当中却带着一簇白发，真奇怪。

正是这个标记让他和哥哥姐姐们比较时显出与众不同。爱莉诺认为这是这个孩子出生时神迹显现的标志。

欧文抬起头，用他深褐色的眼睛凝视着她的双眸，似乎知道她正在焦虑，需要安慰。他是一个贴心的孩子，总是第一个奔跑着冲进她的怀抱。孩提时，他总是喜欢一边紧搂着父母的大腿或身躯，一边喃喃着当时对他们的昵称。嬷嬷，耙耙。嬷嬷，耙耙。嬷嬷，耙耙。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大早，等着耙耙嬷嬷一醒来，他就马上钻进他们的被窝，窃取那正在逝去的温存。

终于在他6岁那年，他不再那样做了，但是他还是离不开父母的

拥抱和亲吻，他总是愿意靠近他们，特别是他的父亲，基斯卡登公爵。

想到基斯卡登公爵，爱莉诺夫人心中的焦虑之情愈加汹涌。她扫视了一眼窗外，下面是塔顿庄园精美的花园。但是，从修剪整齐的篱笆、生机勃勃的层层草坪和喷涌而出的巨大喷泉当中，她寻找不到丝毫的慰藉。前一天一场战役刚刚爆发，她一直在等着战局的结果。

“耙耙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一个细小的声音问道。他看着她，目光十分严肃。

他还能回到家吗？

她最恐惧的就是战场。她的丈夫已经不再是个小伙子了，45岁的他已经少了些将帅的豪气，却多了些政客的世故。她扫视了一眼四柱床旁边专门摆放盔甲的衣架，上面空空如也。床幔没拉上，能看到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。他总是坚持要求床铺每天都要铺得很整齐。不管战场上有什么恼人的消息传来，她的丈夫总喜欢保持着基本的寝居规矩。虽然有的夜晚，他也会因忧思操劳国家大事而彻夜难眠，但是当二人在四柱床上独处之时，他还总是能够保持非常平静的状态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爱莉诺轻声说，声音有点哑。她手没停，继续抚摸着欧文浓密的头发，手指却在那簇白发上停了下来。她的丈夫应诏与国王合兵一处征战沙场，与此同时，她的长子在国王的部队中羁为人质，确保她丈夫忠心不二。战前有消息传来，王师兵力三倍于敌军，但这可不是简单的以兵力多寡便可得出结果的算术题，这是一场考验忠诚揣度人心的生死劫。

塞弗恩·阿根廷是个很难伺候的国王。说话夹枪带棒，出口伤人。自从两年前他从自家哥哥的孩子手中篡位以来，举国上下一直充

斥着阴谋、背叛和处决。人们都在私底下传，说他就在帝泉宫殿之上谋害了自己的侄子们。这很有可能就是真的，想到这个，爱莉诺不寒而栗。她，作为九个孩子的母亲，简直无法想象如此骇人的罪行。九个孩子，因为个个生来体质差，只有五个活了下来。有的儿女竟死于襁褓之中，每失去一个儿女都让她伤心欲绝。欧文是她最小的孩子，她的奇迹。她亲爱体贴的宝贝还在凝视着她的眼睛，好像能读懂她的心思。她喜欢看他自己玩，看他跪在地板上搭积木，最后再把它一下子推倒，她就站在门边一直看着。她经常看到他在书房里面，自己读书。她不记得自己教过他识字，毕竟他还太小。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完全由他自己学会的，就像呼吸一样，他吸入那些字母和单词，然后毫不费力地在头脑中进行分类。不过，尽管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，但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。他也喜欢和哥哥姐姐们在花园里奔跑，追逐树篱迷宫的杆子上系着的白色丝带。当然，在追逐中他也会气喘吁吁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奔跑的脚步。

她永远也忘不了当王室助产士宣告她产下的是一个死胎时，她心中的悲痛之情。当时没有任何宣告婴儿诞生的啼哭声，和其他八个孩子出生时的情况完全不同。他是身上带着血来到这个世上的，无声无息——身体完全长成，却没有呼吸。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生育机会了，这将是她最后一个孩子，失去这个孩子对她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。面对死去的孩子，她和丈夫两人抱头痛哭。

无能为力？无言以对？无计可施？助产士已经开始对着怀里的死婴吟唱起了古老的歌谣，一边亲吻着他纤弱、布满皱纹的前额，并示意夫妻二人一起为孩子哀悼。基斯卡登公爵和爱莉诺夫人把孩子抱在臂弯里轻轻地摇着，再放到被窝里，搂着孩子，边哭边亲，还一边跟他柔声地说着话，告诉他家里的情况，跟他说家人将会多么爱他，多

么需要他。

然后，奇迹就发生了。

一定是圣泉的魔力，她非常确定。不知是何缘故，反正宝贝一定是听到了他们的哭诉，眼睛眨了一下。爱莉诺大吃一惊，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但是她丈夫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。孩子的眼睛睁开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问助产士。

“也许是在和你们道别。”她轻声说。

但是那一刻竟变成了几个小时，后来变成了几天，再后来就变成了几星期。爱莉诺的手指抚过孩子浓密的头发。孩子抬起头向她微笑，好像他和妈妈一样，也在回忆那段往事。他向妈妈挤出一丝微笑，脸颊慵懶地贴在她的大腿上，睫毛微颤。

“嬷嬷！嬷嬷！”

是洁西卡，她14岁的女儿，一路跑着进来，金色的卷发随之上下跳动。“是耙耙！带着一队人马奔驰而来啦！”

爱莉诺满腔惊喜，心中立刻充盈着希望。“你看见他了？”

“从阳台上看到的！”洁西卡说着，满眼的期待与兴奋。“他头上亮闪闪的，嬷嬷，他和霍瓦特大人一起回来的，我认识他。”

霍瓦特公爵统领王国的北疆，而她丈夫统领西境。他们是王国的同僚，是同级的。为什么史蒂夫·霍瓦特会护送丈夫来到塔顿庄园呢？她的胸口猛地一紧。

“欧文，和姐姐一起去接父亲。”爱莉诺说。结果这个小男孩紧紧抓住她的裙子，眼神突然变得很警惕，犹豫不前。

“去啊，欧文！”她热切地催着他，一边腾地从窗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快步往外走。洁西卡一把抓起小男孩的手，拉着他就往门外跑。听说公爵要回来了，整个庄园都欢腾起来了。人们热爱公爵，连

厨房帮工这样的下人也尊敬他们善良的主人。

疾步快行中，爱莉诺感觉脚下有如针刺，心脏狂跳。她是丈夫的心腹高参，迄今为止，由于她的良谋，丈夫几次安全躲过阴谋的漩涡，在贵族倾轧的残酷战争中得以全身而退。难道这次不行了吗？

她听到靴子走上楼的声音。爱莉诺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嘴唇紧咬，惊恐地等待着那个消息。他活着！但是大儿子呢！欧加农怎么样了？他和父亲一起奔赴战场。刚才洁西卡怎么没有提到他呢？

丈夫进了房间，只是一眼，她就知道儿子死了。基斯卡登公爵已经不再年轻，不过却生得一张小孩脸，因此，谢了顶的头上的一圈灰发茬才没让他显得很老。他体格健壮，精力充沛，可以连续骑马几个小时毫不疲惫。但是现在，他却牙关紧咬，胡子拉碴，年轻的外表无法掩饰眼中的忧伤。丧子之痛还不至于此，她立刻就明白了，还有比这更坏的消息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爱莉诺吸了一口气，一头扎进他坚实的臂膀中。但是，他的胳膊却像猫儿一样柔弱无力。

他在她的额头吻了一下，而她马上感受到了他内心压抑的战栗。

“欧加农死了，”她说，却希望这不是真的，但是又知道这是真的。

“是。”他嗓音嘶哑地说道，嘴唇紧贴着她的头发。然后他抽身从她身边离开，目光直直地盯着地板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爱莉诺拉住他的手，央求道，“告诉我最坏的结果！看着你这么痛苦，我受不了，亲爱的！”

他眼里噙着泪。他——就是一个极少如此毫不掩饰地坦露自己情感的人。“国王……打赢了。这场战役名为鞑靼山之战，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，爱莉诺。双方实力太接近了。只需片刻之后，吹口气都

可以改变结局，一股细流都将可能彻底摧毁它。我多么希望你当时能
在现场，给我建议……可惜你不在！”他的面部扭曲，祈求地盯着她。
“原谅我吧！”爱莉诺感到她的腿在颤抖。“原谅什么？”她有点哽咽。

他的嘴抿得太紧，嘴唇都发白了。“为国王领兵打仗的是霍瓦特，
他的部队吃紧，看起来就要战败了。国王命令我的部队支援霍瓦特。”
他摇着头，似乎还沉浸在那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，“我拒绝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倒吸一口凉气。

“国王是本朝王族最后的继位者了，他的儿子死于一年前，随后
他的妻子也死了——据传是被毒杀的。貌似帝泉王国势必断送在其手
中，鞑靼山之役他应必败无疑。对此我们都深信不疑，否则我们也不
可能——”

“嘘！”爱莉诺偷偷示警，并往门外看了一眼。

“我们揣测，如果袖手旁观，将来或许能够赢得新国王的青睐。
在那个危机时刻，我断定国王的军队就要失败了。塞弗恩当场就威胁
我要杀了欧加农。”她丈夫挥拳击打前额，泣不成声。“我都干了
什么？”

爱莉诺冲到丈夫跟前紧紧地抱住他。他聪明能干，但是这些素质
并不能使他在塞弗恩两面三刀的朝堂政治中游刃有余。正因为如此，
他才经常需要她的参谋。她同样推断塞弗恩的统治不会太长久。当
然，她也建议丈夫表面上支持国王，但是切勿不遗余力。行动上慢
点，就当没有听明白命令。她咬了下手指边。

“但是国王的军队最终获胜了，”爱莉诺无力地说，“而且他现在
认定你就是叛徒。”

“从我的角度看，好像霍瓦特的人就要被全歼了。他的部队消极
怠战，对于保卫锡尔迪金，抵御来犯之敌，士兵完全无心恋战。但是

就在那时，国王召集亲兵骑士，亲自带队投入战斗。他们冲出去的时候，战斗正酣。我当时是亲眼所见，爱莉诺。亲兵当时只有二十个……也许总共加起来三十个吧，但是他们势如洪水，好像正是那股圣泉在背后推动着他们。刀枪剑戟锵声大作，拼杀异常激烈。国王亲自将对手击落马下，然后他自己也从受伤的马上跳下来，手刃强敌。叛军蜂拥而至，但是他表现神勇，似有万人之力。敌人纷纷落败，看到国王获胜，霍瓦特的士兵个个变成了魔兽！”他大眼圆睁，眼中满是震惊。“塞弗恩凭一己之力征服了所有人，哪怕腿瘸背驼，他简直是所向披靡。我急催战马前去增援，助其降服残敌。国王的王冠在战斗中脱落，我在山楂树丛中找了回来。我跟他说……我跟他说我是忠诚的。”说话间他一脸煞白。

爱莉诺觉得双膝发软。她紧紧抱住自己的丈夫，好像他们深陷孤岛，海浪猛烈地冲击着他们，要把他们拖入惊涛骇浪之中。耳朵里回响着丈夫的话语。

“国王下令处死欧加农。他还嘲笑我，说我还有别的儿子可以做人质。然后他让霍瓦特和我一起过来给你传信。他们是这样说的：国王塞弗恩·阿根廷致爱莉诺·基斯卡登夫人，你再选一个儿子做人质，住在帝泉王宫，由国王陛下担任监护人，以此证明你的忠诚和臣服。选一个儿子，作为你们全家的担保人。”

爱莉诺夫人几乎就要昏倒了，但是她还是挣扎着没有倒下。她抬头看着自己的丈夫，“再把另外一个儿子交给那个人，我能相信他吗？”她的心在胸中狂跳，巨大的悲伤令她颤抖，“那个屠夫？”

“斯蒂夫·霍瓦特已经来了，要带孩子去帝泉，”她丈夫满面苦楚地说道，“如果我们现在不挑出一个孩子，他就以叛国罪立刻处死我们全家人。”

爱莉诺夫人靠在丈夫的胸前哭泣。天下没有任何母亲能够承受这样被迫的选择。如果她牺牲一个孩子，那么其他人就真的能活命吗？但是塞弗恩国王残忍奸诈，她挑的这个孩子会是她唯一能活命的孩子吗？

她痛哭流涕，悲难自抑，心思大乱。哪个孩子她能舍得？为什么要让她作出如此痛苦的选择，难道嫌她遭的罪还不够吗？她恨国王，她满怀悲愤地仇恨国王。她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？她怎么能把自己的儿子交给这样一个人，他连自己哥哥的儿子都能杀害？国王的手上沾满了鲜血，恐怕他走到哪里，手上的血就会滴到哪里。

身处悲伤之中，她都没有听到门开的声音，也没有听到轻轻脚步声，直到欧文紧紧地抱着他们的大腿，她才注意到他。

他紧紧地贴在他们身上，虽然没有听见他说话，但是她能够想到他的心思，他用孩子的方式试图安慰他们。“我去那里，我去，嬷嬷，粑粑。我去，我去！没事的，嬷嬷，粑粑。我去，我去。”

她低头盯着儿子，她无辜的儿子，接着一丝记忆突然在心中腾起。

她忆起了王宫助产士让其“复活”的那件往事。

她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期待。或许她可以秘密地传一条消息到圣母殿，请求圣母保护她的儿子，那个曾经被救活的孩子。只要能抓住一线希望，她就可以忍受分离和绝望。

她明白那是她可以期待的唯一的一丝希望。

锡尔迪金是个非常迷信的国度。而且无一例外，傻瓜多数是女人。人们执念着一个古老的信仰，相信河流的力量，除了知道这个信仰来自传说之外，谁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了。人们还用裂纹砖和胡麻，在河边筑起坚固庞大的庇护所。其中的圣泉圣母殿实际上是建在河流当中，在一处壮美瀑布的咽喉之处。这些庇护所给人以庇护，免受法律的惩罚。不少窃贼就居于此神圣的领地，这里有波光粼粼的池塘，泉水潺潺的喷泉，还有怡人的花园——他们日行盗窃之事，夜宿庇护圣地之所。这些人被称为泉庇之人。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一桩古老的“异想天开”。传说只要河水还在流淌，只要瀑布还在飞流直下，庇护所的特权就会永垂不朽。在圣母殿里，我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这些人渣，同时也观察着国王的手。有时候我也厌恶自己的工作，真的倦了。

——多米尼克·曼西尼，驻圣泉圣母殿的“艾思斌”

第二章

北坎公

欧文喜欢自己玩，而且一个人能玩上好几个钟头——不论是把积木搭成一排然后再一下子推倒，还是排兵布阵、冲锋陷阵地玩战争游戏，抑或是看书，都可以是他独自一人。跟家人在一起时他的话很多，可是一旦到了和兄弟们挥起木剑玩击剑游戏的时候，他又成了那个经常把别人斗哭的家伙，就算对手是年长于他的姐姐又何妨。但是要把他和一个陌生人放到一个房间里，他又会偷偷地躲到椅子后面，用警惕的目光悄悄打量新来的人，直到他或者她离开为止。

他就是这样警惕地注视着霍瓦特公爵的。直到公爵带着他离开塔顿庄园时，骑在公爵马鞍后部的欧文才想开口说点什么，不过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。这个意外情况让欧文惊呆了，也吓傻了。一行人在欧文的家人面前策马而去渐行渐远，妈妈脸上的闪烁泪光映入眼帘，可是欧文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口，欧文觉得可能以后他就是变成哑巴了。

塔顿庄园就是他的世界，从地下室到阁楼，他熟悉庄园里每一个角落。庄园里也有些让他害怕的地方——阴暗的酒窖，怪味刺

鼻——但是也有一些只有他知道的秘密地方，可以藏匿起来，谁都找不到的地方。在巨大的花园里，他曾经度过无数个简单而又快乐的日子，在草坪上奔跑，躺在厚厚的叶子上休憩，看蚂蚁和痒痒虫在地上爬。他喜欢看痒痒虫蜷成一团变成“小石子”的样子，他会把虫子放在手掌上让它们滚来滚去。然后，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，它们的小细腿就开始蠕动，直到整个身体完全伸直，再以后他就让虫儿们在自己的手掌上绕着圈爬。

欧文热爱自然，热爱户外，更热爱室内活动。书籍令他着迷，文字在他眼中正如痒痒虫爬在他皮肤上一样令人陶醉。读书的时候，他似乎随着文字进入了梦幻之都。在那里，他既听不到喧嚣，也听不到私语。只要小手能触及到的书籍，他无所不读，而且全部都过目不忘。对于书籍他一直如饥似渴，尤其对那些泉佑异能者的故事更是如痴如醉。

随着得得的马蹄声，塔顿庄园渐渐消失了，他的整个童年时代也随之被流放。霍瓦特直挺挺地骑在马上，二人同坐一鞍。除了偶尔问问孩子是不是饿了或者渴了，或者停下来让马休息的时候问问他要不要解手之外，他对这孩子就再没有说过别的话了。

公爵不是体型硕大的那种人，年纪比欧文的爸爸大一些。黑色的丝绒帽下面是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，剪短到齐颈的位置，与之相配的是把浓密的山羊胡须。从他一脸严肃的苦相来看，欧文知道公爵并不乐意护送一个只有8岁大的小屁孩儿去王宫，他只想尽快地、毫无痛苦地完成任务。公爵几乎和欧文一样沉默，而他那些亲兵骑士则互相开着玩笑，作为旅伴，他们倒是看起来有趣多了。

王国之内所有的贵族都有徽章和箴言，欧文格外引以为荣的是自己家族的徽章和箴言，他从小就是看着这些长大的。基斯卡登家族的